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西明寺沙門釋道世撰

敬[illegible]二十九之餘

感應緣

略引[illegible]驗

漢法內傳經驗
晉居士周闓
晉居士周璫
晉沙門釋道安
魏沙門朱士行
魏沙門五侯寺僧
宋沙門釋[illegible]嚴
宋沙門釋[illegible]慶
梁居士何規
陳揚州嚴恭
隋沙門釋[illegible]苑
隋沙門[illegible]德[illegible]名
唐沙門釋道積
唐隆州令狐元軌
唐益州書生苟氏
唐[illegible]部來使者[illegible]長
唐邢州司馬柳儉
唐遂州[illegible]縣令劉弼
唐吳郡人陸懷素
晉居士丁德眞
晉居士董吉
晉居士謝敷
晉沙門釋[illegible]靜
魏沙門釋志湛
魏太和中內閣官
宋[illegible]尼釋智通
齊沙門釋[illegible]寶
周高祖武帝
隋揚州僧[illegible]名
隋沙門釋法藏
唐沙門釋智苑
唐釋遺俗
唐[illegible]南史呵[illegible]
唐沙門釋曇韻
唐夫人[illegible]氏
唐遂州人趙文信
唐洛州人[illegible]道義
唐河內司馬喬卿

法華經第八　第一張

唐平洲人孫壽　唐鄭州孝慶

唐曹州濟陰縣經驗

漢法本內傳稱漢明帝遣蔡愔秦景
王遵等一十八人至天竺國得摩騰
法蘭等及佛經像還帝問法王出世
何以化不及此騰曰天竺迦毗羅衛
國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中心
也三世諸佛皆於彼出乃至天龍人
鬼有願行力皆生於彼受佛正化咸
得悟道餘處群生無緣感之佛故不
往也佛雖不往光相及處或五百年
或一千年或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
聲教而往化也時帝大悅
又至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
諸山道士六百九十人朝正之次上
表請與西域佛道捔試優劣勑尚書
令宋庠引入告曰此月十五日大集
白馬寺南門立三壇五岳八山諸道
士將經三百六十九卷置於西壇二
十七家諸子二百三十五卷置於中
壇奠食百神置於東壇明帝設行
殿在寺門道西置佛舍利及經諸道
士等以柴荻火繞壇臨經涕泣曰人

主信邪之風失緒敢延經義在壇以
火取驗用辨眞僞便放火燒經並成
灰燼道士等相顧失色有欲昇天入
地種種呪術並不能得大生愧伏太
傅張衍曰卿今無一可驗宜從西域佛
法蘭奏今時外道褚善信等于時不
答南岳道士費叔才等自憾而死佛
之舍利放五色光上空如蓋普覆日暎
衆摩騰法師踊身高飛神化自在于
時命有未得未曾有法蘭法師爲衆
說法開化未聞時司空劉峻京師官
庶後宮陰夫人四岳諸山道士呂惠
通等一千餘人並求出家帝然可之
遂立十寺七寺城外安僧三寺城內
安尼後遂廣興佛法立寺轉多迄至
于今 右出漢法本內傳
吳郡陰丁承字德慎建安中爲涇陽
令時比界居民婦詣外井汲水有胡
人長鼻深目左過井上從婦乞飲飲
訖忽然不見婦則腹痛遂加轉劇啼
呼有頃卒然起坐胡語指麾邑中有
數十家悉共觀視婦呼吏紙筆來欲
作書得筆便作胡書橫行或如乙或

如已滿五紙投著地教人諳此書邑
中無能讀者有一小兒十餘歲婦即
指此小兒能讀小兒得書便胡語讀
之觀者驚愕不知何謂婦教小兒起
舞小兒即起趨是以手拊相和須臾
各休即以白德眞德眞召見婦及兒
問之當時怱怱不自覺知德眞欲驗其
事即遣吏齎書詣許下寺以示舊胡
胡大驚言佛經中間亡失道遠憂不
能得雖口誦不具足此乃本書遂留
寫之
晉周閔汝南人也晉護軍將軍世奉
法蘇峻之亂都邑人士皆東西藏遷
閔家有大品一部以半幅八丈素反
覆書之又有餘經數囊大品亦雜在
其中既當避難單行不能得盡持去
尤惜大品不知在何囊中倉卒應去
不展尋搜裴回嗟咤不覺大品忽自
出外閔驚喜持去周氏遂世寶之今
云尚在一說云周嵩婦胡母氏有素
書大品素廣五寸而大品一部盡在
焉又并有舍利銀罌貯之並緘于深
篋永嘉之亂胡母將避兵南奔經及

舍利自出然外因取信之又復在寺
文若過火不暇取經及屋盡火滅得
之灰燼之下儼然如故合諸王道
子疏高曾云求以供養後常置在新
野寺劉敬叔云曾親見此經字如新
大小分明新野寺今天安是也此
經蓋得道僧釋慧則所寫也或云是
在簡靖寺請首尼讀誦之
晉董吉者於潛人也奉法三世至吉
尤精進常齋戒誦首楞嚴經村中
有病輒請吉讀經所救多愈同縣何
晃者亦奉法士也咸和中卒得山毒
之病晃兄弟惶遽馳往請吉吉因
晃舍相去六七十里復隔大溪五月
中大雨晃兄初渡時水尚未至吉四
朝投中食竟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
涉吉不能泅遲迴歎息坐岸良久
下不敢渡吉既信直必欲赴期乃剋
然發心自誓曰吾救人苦急不計軀
命冀如來大士當照乃誠即脱衣
以囊經戴置頭上徑入水中量水深
淺乃裁至頸及吉渡竟水裁至膝既得
上岸失囊經甚悵恨進至晃家三寶

懺悔流滞自責俛仰之間便見經囊
在高座上吉悲喜取看浥浥如有溼
氣開囊視經尚爆如故於是村人一
時奉法吉所西北有一山高嶮中多
妖魅祀害居民吉以經戒之力欲伐
降之於山際四五畝地手伐林木搆
造小屋安設高座轉首楞嚴經百餘
日中寂然無聞民害稍止後有數人
至吉所語言良久吉思惟此客言者
非於潛人窮山幽絶何因而來疑是
鬼神乃謂之曰諸君得無是此中鬼
耶答曰是也聞君德行淸肅故來相
覲并請一事想必見聽吾世有此山
遊居所託君既來止處相逼冒常懷
不安今欲更作界分當殺樹爲斷吉
曰僕貪此寂靜讀誦經典不相干犯
方爲卿比願見祐助鬼答亦復遇君
不見侵剋也言畢而去經一宿前所
芟地四際之外樹皆枯死如火燒狀
吉年八十七卒
晉周璫者會稽剡人也家世奉法璫
年十六便菜食持齋諷誦成具及須
轉經正月長齋竟延僧設八關齋請

鄉市寺請其師竺佛密及支法階竺
佛密令持小品齋日轉讀至日三徧
起齋志持小品至中食畢欲讀經方
憶意甚惆悵瑺家在阪治村去寺三
十里無人遣取至人定燒香說舉家
恨不得經密益歎踖有頃聞有叩門
者言送小品瑺愕然心喜開門見一
年少著單衣先所不識又非人時
疑其神異便長跪受經要使前坐年
少不進斯夜當來聽經此道人出忽
不復見香氣徧一宅中既而視之乃
是密經也道俗驚喜密經先在廚中
緘鑰甚謹還視其鑰儼然如故於是
村中十餘家咸皆奉佛益敬愛瑺瑺
遂出家字曇凝諷誦衆經至二十萬
言云

晉謝敷字慶緒會稽山陰人也鎮軍
將軍輶之兄子也少有高操隱于東
山篤信大法精勤不勌手寫首楞嚴
經當在都白馬寺中寺爲災所延什
物餘經並成煨燼而此經止燒紙頭
界外而已文字悉存無所毀失敷死
時友人疑其得道及聞此經彌復驚

[illegible]
晏至元嘉八年河東蒲阪城中大災
火自河飛至不可救滅燒城民居
無不燼盡唯精舍塔寺並得不燒里
中小屋有經像者亦多不燒或在雖
焚毀而於煨燼之下時得全經紙素
如故一城歎異相率敬信[illegible]
東晉孝武之前恒山沙門釋道安者
經石趙之亂避地于襄陽注般若道
行密迹諸經析疑甄解二十餘卷恐
不合理乃誓曰若所說不違理者當
見瑞相乃夢見胡道人頭白眉長語
安曰君所注經殊合道理我不得入
泥洹住在西域當相助弘通可時時
設食也後十誦律至遠公乃知和上
所夢乃是賓頭盧也於是立坐飯
之遂成永則
西晉蜀郡沙門靜僧生小出家少苦行
致曰為蜀三賢寺主誦法華經每常
山中誦經時至夜每感虎來蹲踞聽
訖乃去常至諷詠輒見左右四人為
侍年雖衰老而翹勤彌勵遂終其業
云
前魏廢帝甘露五年沙門朱士行者

誦小品經根寺旬未盡以此年往西
域寺未獲之彼有留難不許帝行士
行乾經王庭曰以大法不得當發火
化便以自樂誦授久一無所損擧國
歎異便放達東夏即放光經是也年
八十二徐法久欲而屍不壞道俗異
之乃具說曰若見得道法應毀壞便
應聲推碎遂收而起塔焉
後魏末齊州釋志湛者住太山北入
頭山邃谷中衡岩寺省事少言入鳥
不亂誦法華人不測其素將終
時神僧寶誌謂梁武曰北方衡岩寺
須陀洹聖僧今日滅度湛之亡也無
疾而化兩手各舒一指有梵僧云斯
初果人也還葬山中後發看之唯舌
如故乃爲立塔表之今塔存焉歟
不敢陵踐矜之
後魏范陽五侯寺僧失其名誦法華
爲常業初死權殮隄下後改葬骸骨
並枯唯舌不壞雍州有僧亦誦法華
隱白鹿山感一童子供給及死置屍巖
下餘骸並枯唯舌不朽
齊武陵世并東看山人掘見土黃白

又見一物狀如兩脣其中有舌鮮紅 [illegible]
赤色以事聞奏帝問道俗沙門法尚
曰此持法華者六根不壞也誦滿千徧
其徵驗矣乃集持法華者圍繞誦經
纔始發聲此靈骨舌一時鼓動同見
毛豎以事奏聞乃石函緘之 右六[illegible]
僧傳并雜錄記

後魏高祖太和中代京內閹官自慨
刑殘奏乞入山修道思勅許之乃讀
華嚴晝夜諷懺悔不息一夏不滿
至六月末髭鬚生得丈夫相以狀奏
聞帝大敬重之於是國中普敬華嚴
後尊常日 見侯君素旌異記錄之

宋釋慧嚴宗師東安寺僧也理思諳
暢見器道俗嘗嫌大涅槃經文字繁
多遂加刊削就成數卷寫兩三通以示
同好因寢寤之際忽見一人身長二丈
餘形氣偉壯謂之曰涅槃尊經眾藏
之宗何得以君瑣思輕加斟酌嚴慷
然不釋猶以發意苟覓多知明夕將
臥復見昨人甚有怒色謂曰過而知
改是謂非過昨故相告猶不已乎此
經既無行理且君禍亦將及嚴驚覺

失唐末及中旦便馳信求還迷途
之塵外精舍釋道儼具所請聞
宋尼釋智通京師簡靜尼也年貌姝
少信道不篤元嘉九年師死罷道嫁
為魏郡梁羣甫妾生一男年大七歲
家甚貧無以為衣通為尼時有數
卷素無量壽法華等經悉練搗之以
衣其兒居一年而得病恍惚驚悸竟
體剝爛狀若火瘡有細白蟲日去升
餘穄痛煩毒晝夜號噭常聞空中語
云壞經為衣得此劇報旬餘而死
驗出冥祥記也
宋廬山有釋慧慶廣陵人出家止廬
山寺學通經律清潔有戒行誦法華
經十地思益維摩每夜吟諷常聞闇
中有彈指讚歎之聲嘗於小雷遇風
波船將覆沒慶唯誦經不輟覺船在
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於是篤
勵彌勤宋元嘉末卒春秋六十二
齊太原釋慧寶氏族未詳誦經得二
百卷德優先達時共知聞以齊武平
三年從并向鄴行達艾州失道夜
入此墓窟巖下室似人居過無所見

第十三張

嘗日端坐室前上觀松樹見有衛核跡
崖去地丈餘夜至二更有人身服草
衣從外而至口云此中何爲有俗氣
寶卽具述設敬與共言議問寶云師
今何姓統國答曰姓高氏號齊國寶
問曰尊師山居早晚曰吾後漢時來
長老得何經業寶恃已誦博頗以自
矜山僧曰修道者未應如此欲聞何
經爲誦之寶曰樂聞華嚴僧卽少時
誦之便度聲韻諧暢非世所聞更令
誦餘經率皆如此寶驚歎曰何因大
部經文倐然卽度報曰汝是有作心
我是無作心夫志懷於萬物者彼我
自得矣寶知爲異神也求哀乞住山
僧曰國中利養召汝何能自安且汝
情累未遣住亦無補至晚捨去寶返
尋行跡不知去處實自剋責爲人後
進鄒敘之 右二驗出 梁高僧傳
梁有廣州南海郡人何規以歲次協
洽月呂黃鍾天監十四年十月二十
三日採藥於豫章胡翼山幸非旅子
遂巨乃攬手仙招隱登峯十所里届
岩有來將循曲陌先限清澗或如止

求乍有潔流方從揭厲且就褰擿未
濟之間忽不自覺見澗之西隅有一
長者語規勿渡規於時即留其人面
色正青徒跣拾屩年可八九十面已
皺皺鬚長五六寸鬚半於鬢眉過於
眉眉皆下被眉之長毛長二三寸薗
風相龐眉色甚赤語響而清手爪
當指毛亦長二三寸著布帔下著布
泥洹僧手捉書一卷遙授與規規即
奉持望禮三拜語規可以此經與安
安王兼言王之姓字此經若至宜作
三七日齋若不曉齋法可問下林寺
副公副法師者戒行精苦恬憺無爲
遺嗜欲等豪賤蔬藿自充禪寂無竟
此長者言畢便去行十餘步間忽然
不覩規開視卷內題名爲慧印三昧
經經言以至極法身無相爲體理出
百非義逾名相寂同法相妙等具始
言其慧照此理有若金印心冥變寂
故以三昧爲名 [illegible]
周祖滅法經籍從灰以後年中忽見
空中如圓大者有五六飛上空中極
目不見金爲一段隨風飄飄上下朝

字立望不測是何久乃謝下道也
時親乃是大品經之十三卷
陳楊洲嚴恭者本是泉州人家富於
財而無兄弟父母愛慕言無所違陳
太建初恭年弱冠請於父母願得五
萬錢往楊州市易父母從之恭船載
物而下去楊州數十里江中逢一船
載黿將詣市賣之恭念黿當死因請
贖之謂黿主曰我正有五萬錢願以
贖之黿主喜取錢付黿而去恭盡以
黿放江中而空船詣楊州其黿主別
恭行十餘里船沒而死是日恭父母
在家昏時有烏衣客五十人詣門寄
宿并送錢五萬付恭父母曰公兒在楊
州附此錢歸願依數受也父怪愕恭
死因審之客曰兒無恙但不須錢故
附歸耳恭父受之記是本錢而皆濕
經留客為設食客止明旦辭去後月
餘日恭還家父母大喜既止而問附
錢所由恭答無之父母說客形狀及
付錢月日乃贖黿之日於是知五十
客皆所贖黿也父子驚歎因共往楊
州起精舍專寫法華經遂徙家楊

州其家轉富大起房廊為寫經堂[illegible]
嚴清淨供給豐厚書生常數十人揚
州道俗共相崇敬號為嚴法華嘗有
親知從貸錢一萬恭不獲已與貸
者受錢以船載歸中路船傾所貸之
錢落水而船沒人不被溺是日恭入
錢庫見一萬錢溼如新出水恭甚怪
之後見所貸錢人乃知溼是所貸者
又有商人至宮亭湖於神廟所祭酒
食并上物其夜夢神送物還之謂曰
請君為我持此錢奉嚴法華以供經
用旦而所上神物皆在其前於是賫
人歎異送達恭處而倍加厚施其後
恭至市買經紙少錢忽見一人持錢
三千授恭曰助君買紙言畢不見而
錢在其怪異如此非一開皇末恭死
子孫傳其業隋季盜賊至江都皆相
與約勿入嚴法華里里人賴之獲全
其家至今寫經不已州邑共見京師
人士並悉知委[illegible]
隋開皇初有揚州僧志其本名誦通
涅槃自矜為業岐州東山下村中沙
彌誦觀世音經二俱暴死心下俱暖

同至閻羅王所乃處沙彌金高座其
恭敬之處涅槃僧録高座敬心不重
事訖勘問二俱答言皆放逸彼涅槃
僧情大根恨恃所誦多問沙彌住處
於是兩辭各蘇所在彼從南來至歧
刪訪得具問所由沙彌言初誦觀音
別衣別所燒香呪願然後乃誦斯法
不息更無他術彼謝曰吾罪深矣前
誦涅槃威儀不整身口不淨致忘而
已古人遺言多惡不如少善旁今取
驗悔往而返

隋襄州景空寺釋慧意俗姓王臨原
人南投於梁興仙城山慧命同師寺
討心要專習定業後住景空於聽師
舊堂綜業常住不事燈燭空衣常明
有鄉人不信乃請別院百日行道每
夜潛往伺之舉家同見禪室大明禪
人信伏寧歸受戒開皇初卒預知其
終端坐而化又襄陽開皇有法永禪
師欲終七日七夜聞音樂異香滿寺
因而坐終送向纖蓋山七夜坐有同
寺金律師臨屍言願留神明待至七
日滿至期金言送屍永側永屍屍欲

擢夔又有岑闍梨姓楊臨原人於寺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第十七張 號

西金蓋山泉造誦經堂每誦金光明
經感得四天王來聽後讀藏經皆悉
不忘計誦三千餘卷服布乞食鉢中
之餘飼房內鼠百餘頭皆馴遶爭來
就人鼠有病者岑師以手摩捋並皆
愈之與同衆沙門智曉次顧招集禪
徒自行化俗供給定學自知終日急
喚汰禪師付囑上佛殿禮辭徧寺衆
僧咸乞歡喜於禪居寺大齋日將散
謂岑曰往兜率天聽般若去岑曰弟
但前去我後七日即來其夜三更坐
亡至四更識神徧學寺寺相去十里
至汰禪師牀前其明如晝云曉欲遠
逝故來相別不得久住汰送出三重
門外別訖來入房中踞牀忽然還暗
呼弟子問云聞師與人語聲取火通
照三門並閉方悟曉之神力出入無
關即遣往問果云已逝岑後七日無
何坐終其髑髏全成無縫故知凡聖
同居事不可別 右二出唐高僧傳記
隋鄜州寶室寺沙門法藏戒行精淳
為性質直至隋開皇十三年於洛交

縣華川成達寺一所佛殿精妙信房
造屋後補華並營修滿星天寶五年
奉勅將寺移還洲大寺有破壞者
嚴師並更修補造堂安置畢造一切
經已寫八百卷恐本洲無好手紙筆
故就京城普月愛寺寫至貳德二年
閏二月內身患二十餘日乃見一人
身著青衣好服在高閣上手把經卷
告族滅云汝立身已來雖大造功德
然皆精妙唯有少分五用三百物得
罪無量我今把者即是金剛般若汝
能自造一卷今汝所用三百之物得
罪並滅減酬干時應潛即發言造識
師雖寫經未寫金剛般若但願病
差不敢違命說能覺悟弟子更無疑
物唯有三衣瓶鉢偏袒祇支等皆造
拾付大德及諸弟子並造般若得一
百卷未經三五日臨欲捨命具見阿
彌陀佛來迎由經威力得生西方不
入三塗
諸大眾中有宿信行至太山廟求寺
福廟令曰此無別人唯神廟屋下可
宿然而比來寄宿者輒死信曰無苦

也不得已從之為設牀於廡下僧至
夜端坐誦經可一更聞屋中環珮聲
須臾神出為僧禮拜僧曰聞此宿者
多死豈檀越害之耶願見護之神曰
遇死者將至聞弟子聲因自懼死非
殺之也願師無慮僧因延坐談說如
食頃間聞世人傳說云太山治鬼寧
有之耶神曰弟子薄福有之豈欲見
先亡乎僧曰有兩同學僧先死願見
之神問名曰一人已生人間一人在獄
罪重不可喚來師就見可也僧聞甚
悅因起出不遠而至一所多見廟獄
火燒光焰甚盛神將僧入一院遙見
一人在火中號呼不能言形變不復
可識而血肉焦臭令人傷心此是也
師不欲歷觀耶僧愁懇求出俄而至
廟又與神坐因問欲救同學有得理
耶神曰可得能為寫法華經者便免
既而將曙神辭僧入堂旦而廟令視
僧不死怪異之僧因為說仍即為寫
法華經一部經既成莊嚴畢又將詣
廟宿其夜神出如初歡喜禮拜慰問
來意以事告之神曰弟子知之師為

寫經始書題曰彼已脫免今又出生
在人間也然此處不潔不可安經願
師還將送向寺言訖久之將晓辭訣
而去送經於寺杭州别駕張德言嗣
任兖州具知其事
唐幽州沙門釋智苑精練有學識隋
大業中發心造石一切經藏以備法
滅既而於幽州西山鑿巖為石室即
磨四壁而以寫經又取方石别更磨寫
藏諸室內每一室滿即以石塞門鎔
鐵錮之時隋煬帝幸涿郡內史侍郎
蕭瑀皇后弟也性篤信佛法以其事
白后后施絹千匹及餘錢物以助成
之瑀施絹五百匹朝野聞之爭共捨
施故苑得遂功苑嘗以役匠既多道
俗奔湊欲於巖前造木佛堂并食堂
寢室而念木瓦難辨恐繁費經物故
未能起作一夜暴雨雷震山明旦既
晴乃見山下有大木松栢數千万為
水所漂流積道次山東少材木松栢
元希道俗驚駭不知來處推尋蹤跡
遠自西山崩崖倒漂送來此於是遠
近嘆服自非福力孰感神助苑乃使

亞擇取其木餘皆分與邑里邑里喜 [illegible]
悅而助造堂宇須之畢成如其志焉
尭所造石經已滿七室以貞觀十二
年卒弟子猶繼其功殷中丞相李玄
獎大理承釆宣明等皆爲臨說云臨
至十九年從　駕幽洲親問鄕人皆
同不虛 [illegible]冥報記
唐釋道積至貞觀初住益州福成寺
誦通涅槃淨衣澡浴自爲常式慈愛
兼濟固其深心終于五月炎氣蒸熱
而屍不腐臭百有餘日跏坐如初道
俗莫不喜賞 一云道積
唐釋道裕者不測所住游行醴泉山
原誦法華爲業乃數千徧至貞觀年
因疾將終告友人慧卿禪師曰比雖
誦經意望有驗若生善道舌根不朽
可爲埋之十年發出若舌朽滅知誦
無功若舌如初爲起一塔生俗信敬
言訖而終至十一年依言發之身肉
都盡唯舌不朽一縣士女咸共戴仰
乃函盛舌本起塔於甘谷岸上
唐鄜南福水之陰有史村史呵誓者
誦法華經名亮今史往還步步生不

乘騎以[illegible]依經云衣服[illegible]一切故也病[illegible]終本
邑香氣充村道俗驚怪而莫測其緣
然後十年其妻又殞乃發塚合葬見
其舌根如本生肉乃收葬斯徒衆矣
唐貞觀五年有隆州巴西縣令狐元
軌者信敬佛法欲寫法華金剛般若
涅槃等無由自撿憑彼上抗禪師撿
挍抗乃為在寺如法潔淨寫了裹袠
還岐州莊所經留在莊并老子五千
文同在一處忽為外火延燒堂是草
覆一時灰蕩軌于時任馮翊縣令家
人相命撥灰見金銅軸既撥灰開其
內諸經宛然如故潢色不改唯箱袠成
灰又見老子便從火化于時聞見之者
鄉林遠近莫不嗟異其金剛般若經
一卷題字焦黑訪問所由乃初題經
時有州官能書其人雜食行急不獲
潔淨直尒立題便去由是色焦其人
現在瑞經亦存京師西明寺主神察
目驗說之
唐釋曇韻禪師定州人游至隆州行
年七十隋末喪亂隱于離石北千山
常誦法華經欲寫其經無人同志如

若積年忽有書生無何而至所
淨寫經並能爲之於即清旦人食訖入
浴著淨衣受八戒入淨室口含檀香
燒香懸幡寂然抄寫至暮方出明又
如先曾不告倦及經寫了如法奉嚫
捐送出門斯須不見乃至裝潢一如
正法及至誠受持讀誦七重裹結一
重一度香水洗手初無暫廢後遭胡
賊乃鉑函盛其經置高巖上經年賊靜
方尋不見周章窮覓乃於巖下獲之
箱帀糜爛撥朽見經如舊鮮好京師西明
寺道宣律師以貞觀十一年曾至彼州目親說之也
唐益州西北新繁縣西四十里許有
王李村隋時有書生姓苟氏在此教
學大王書而不顯迹人欲其書終不
肯出乃毆之亦不出遂以筆於前村
東空中四面書金剛般若經數日便
了云此經擬諸天讀之人初不覺其
神也後忽雷雨大注牧牛小兒於書
經處住而不濕其地乾燥可有丈
許自外亦潦及晴村人怪之爾後每
雨小兒常集其中衣服不濕至武德
年有非常僧語村人曰此地空中有

金剛般若經村人莫汙諸天於上設
蓋覆之不可輕賤因此四周欄楯不
許人畜往至今雨時其地仍乾每至
齋日村人四遠就設供常聞天樂
聲振哀婉繁會日益[illegible]
唐雷縣家大陳公夫人豆盧氏芮公寬
之姊也夫人信福每誦金剛般若經
未盡卷一紙許久而不能得後一日昏
時苦頭痛四體不安夜臥愈甚夫人
自念儻死遂不得終經欲起誦之而
堂燭已滅夫人因起令婢然燈須臾
婢還廚中無火夫人開門於家人房
取之又無火夫人深益歎恨忽見廚
中有然火燭上階來入堂內直至牀
前去地三尺許而無人執光明若晝
夫人驚喜頭痛亦愈取經誦之有頃
家人鑽燧得火然燭入堂燭光即滅
便以此夜誦竟之自此日誦五遍以
為常法後芮公將死夫人往視公謂
夫人曰吾姊以誦經之福當壽百歲
生好處也夫人至年八十方卒於宅
唐武德中以都水使者蘇長為巴州
刺史長將家口赴任度嘉陵江中流

風起船沒男女六十餘人一時溺死唯
有一妾常誦法華經船中水入妾頭
戴經函并妾俱漂不沈隨波逐
浪須臾著岸遂戴經函而出開視其經
了無濕污今尚存在揚州嫁爲人婦
而逾篤信
唐揚州司馬柳儉隋大業十年任岐
州岐陽宮監至義寧元年爲李密家
枉被牽引在大理寺獄儉常誦金剛
般若經下有兩紙未徧于時不覺眠
夢見一婆羅門僧報云檀越宜誦
經徧即應得出儉忽驚悟勤誦不懈
便經二日至日午時忽有勑喚儉令
釋然將向朝堂奉勑放免又儉別時
夜齋房外誦經至於三更忽然聞有
異香儉尋香及問家人並無求香來
處不得終常誦念晝夜無廢至於終
日計得五千餘徧
唐遂州人趙文信至貞觀元年暴死
三日後還得蘇即自說云初死之日
被人遮擁驅逐將行同伴十人並共
相隨至閻羅王所其中見有一僧王
先喚師問云師一生已來修何功德

師荅云貧道從生已來唯誦金剛般
若王聞此語忽即驚起合掌讚言善
哉善哉師審誦般若當得昇天無
何因錯來至此王言未訖忽有天衣
來下引師上天去王後嘆遂州人前
沒從生已來修何功德其人報王言
自一生已來不修佛經唯好庾信文
章集録王言其庾信者是大罪人現
此受苦汝見庾信頗曾識不其人報
云雖讀渠文章然不識其人王即遣
人引出庾信令示其人乃見一龜身
一頭多龜去少時現一人來口云我是
庾信為生時好作文章妄引佛經雜
糅俗書誹謗佛法謂言不及孔老之
教今受罪報龜身苦也此人活已具
向親說遂州之地人多好獵採捕蟲魚
遠近聞見者共相鑒誡永斷殺業各
發誠心受持般若迄今不絕
唐貞觀元年遂州儀龍縣丞劉弼前
任江南縣尉時忽有一鳥於弼房前樹
上鳴主人云是惡鳥不祥之聲家遣
此鳥殺之不疑劉弼聞懼思念欲修
功德禳之不知何福為勝夜夢一僧

徧讀金剛般若經令誦百徧依命
即誦滿至百徧忽有大風從東北而
來拔此烏樹隨合遶擲巷裏其拔處
坑縱廣一丈五尺過後看其風來處
小技大草並隨風迴靡風止還起如
故知經力不可思議
唐雒陽賈道羨博識多聞尤好內典
貞觀五年為青州司戶參軍事為公
館陰穽無處置經乃以繩繫書案兩
脚仰懸屋上置內經六十卷坐臥其
下習讀忘倦日久繩爛一頭遂絕案
仍儼然不落亦不傾動如此良久人
始接取道羨子為隆州司戶說之云
尒
唐吳郡陸懷素家貞觀二十年失火
屋宇揔焚爰及精廬並從煙滅有一
函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獨存經函及
褾軸並盡唯有經字竟不被燒令時
人聞者莫不驚歎懷素即高陽許仁
則前妻之兄仁則當時目覩於後具
自言之
唐前大理司直河內司馬喬卿天性
純謹有志行到永徽中為楊州戶曹

丁丑夏居憂乃刺心血寫金剛
般若經一卷未幾於廬上生芝草二
莖經九日長尺有八寸綠莖朱首
瀝汁一升傍人食之味甘如蜜去而
復生如此數四香聞同齋數人並向
余今陳說天下士人多共知之
顯慶中平州有人姓孫名壽於海
濱獵見野火燔燎草木蕩盡唯有一
叢茂草獨不焚燎疑其草中有獸
以火燒之竟不能著壽甚怪之遂入
草間尋覓乃見一函金剛般若經其
傍又見一死僧顏色不變火不延燎
蓋由此也信知經像非凡所測壽
親自說之
唐隴西李虔觀今居鄭州至顯慶五
年丁父憂乃刺血寫金剛般若經及
般若心經各一卷隨願往生經一卷出
外將入即一浴身後忽聞院中有異
香非常鄰側並就觀之無不稱
歎中山郎餘令曾過鄭州見彼親友
具陳說之
唐曹州濟陰縣西二十里村中有精
舍至龍朔二年冬十月野火暴起非

常熾盛及至精舍踊越而過焉比僧
房草舍焚燎總盡唯金剛般若經一
卷儼然如舊曹州參軍事席文禮說
之 右三驗出冥報拾遺

法苑珠林卷第十八

甲辰歲高麗國分司大藏都監奉
勅彫造